

异性合租会不会日久生情?

我和女友住在主卧，一天次卧的妹子来敲门，说我们误拿了她的快递。

我找到快递还给她，几分钟后，她穿着很夸张的裙子又过来敲门。

有多夸张呢.....鱼尾裙，露着半个背，像是要走红毯的那种！！

她说裙子背后的拉链被头发卡住了，让我帮忙弄一下。

可我是个陌生异性啊！

真的怪不好意思.....但我女友和另一个女室友都不在家，我也不能不帮她，就帮她搞定了。

我想这该没事了吧，结果她指着自己的臀部，让我帮她拍照！

我：????!!!!

后来我才知道是我思想有问题，人家是搞时尚的要测评样衣，让我帮忙拍裙子的鱼尾而已.....

.....我为我的莽撞自罚一杯jpg

拍照拍了一天，她就跟我说请我吃饭，后来我就跟这个妹子熟了起来。

关键的事情来了！！

两个月后，她突然一脸崩溃地告诉我，我们租的这间房子是凶宅！！！！

我记得那天是端午节，我早早下班去超市买了一堆食材，准备晚上和女朋友在家涮火锅。

我坐在车里给女友发微信，突然 1805 室的合租群闪了条消息出来，一直不说话的周姐在群里发了一段小视频。

我点开视频，画面里是上面说到的室友何小桐，她拿着一把衣架差不多长度的大铁扳手正在「哐哐」砸墙，那是客厅公共卫生间的墙，墙面贴的防水瓷砖已经破裂成一块一块。

「什么情况？周姐你拦一下啊。」我有点懵，快速在群里发了条消息。

「我不敢，她扳手砸我身上怎么办？」

「要不我报警吧？」周姐回复。

现在家里应该就何小桐和她两个人，视频里何小桐一边砸一边口中胡乱念叨着什么，看上去有点魔怔了，说不定能干出什么事来。

「先别报警，周姐你安抚一下她，我马上到家。」我回复。

我到家的時候，牆面瓷磚已經被何小桐破開了一個臉盆大的口子，露出了水泥牆體，瓷磚碎片崩裂開來，有些崩到了她身上，在胳膊上留下大片的紅腫，她却似乎毫無所覺。

不能放任她繼續砸下去了。

中介要是知道她隨意破壞房屋，完全可以扣掉押金然後把我們全都趕出去。在望京這個互聯網公司遍地的地段，我很难再租到性价比这么高的房子了。

我猶豫了几秒，冲上去奪走何小桐手里的扳手，攔腰抱住她。她體重很輕，腰肢纤细，雙眼失神沒有聚焦，在我怀里一直掙扎。

我來不及細想緊緊抱着她往次卧走去，然後關上門堵在門口，防止她出去：「何小桐你看看我，我是喬磊。有什麼問題我們一起解決，你冷靜點好嗎？」

「喬磊.....」聽見我的聲音，何小桐回過神來呆呆地看着我。她長發蓬亂，小臉脏脏的，睡裙上全是灰塵和碎石渣，一副可怜樣子。

「你跟我說說到底發生了什麼？我來幫你想辦法好不好。」何小桐房間的窗戶緊閉，窗簾也拉得嚴严实实，屋子里又陰又暗。

我拉开窗簾，讓夕陽照進來。

何小桐理了理自己蓬乱的头发，缩进被子里蜷在床头，声音哑哑颤抖，

「墙里有东西。」

02

何小桐说，她发现卫生间不对劲，是在一个月以前。

她洗漱的时候，偶尔会闻到一股非常恶心的味道，这股味道很难形容，像是有什么血腥的东西多年发酵后产生的味道，又腥又臭还带着一丝酸味。有时浓得冲鼻子，有时却淡得几乎闻不到。

刚开始她以为这是地漏返潮的味道，但我们这间屋子在 18 层，北京气候干燥，按理说不应该出现经常性的返潮。

后来她以为是卫生间漏水，让中介找了管道师傅来检查维修，又楼上楼下打听，没有一户说自己家里卫生间漏水，师傅也没检查出什么，只做了些防护性的修补。中介又叫保洁阿姨把卫生间彻底地打扫了一遍，连瓷砖缝都刷得干干净净。

虽然费了些功夫，好在臭味也消散了点。

「这不挺好的么，该查的都查了，还做了保洁。」

我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枚沉香熏香点上放进香炉，又打开窗户，让微风透进来。

「卫生间嘛，难免会有味道，也很正常。明天买个空气清新剂放卫生间就好了。」

何小桐摇了摇头：「没用的，不止味道，更奇怪的事还在后面。」

折腾一通之后，何小桐以为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就放下心来，但谁知道一周前怪事又发生了。

她在卫生间里洗澡，刚开始也没发觉有什么不对，可到后来越洗越觉得身上发冷。花洒出来的水明明热得烫手，卫生间里还是没什么热气，连水蒸气都聚不起来，仿佛这个空间里有个隐藏的黑洞把所有的热气都吸走了，整个屋子阴冷得像在过冬天。

何小桐背上的汗毛瞬间倒立。

这个屋子不仅仅是有臭味这么简单！

肯定是有脏东西！！

她警惕起来，草草地冲洗干净穿上衣服，从厨房翻出一把水果刀捏在手里，打开卫生间里所有能照明的东西，把屋子照得透亮，从门后、镜子、浴盆、马桶、墙根一寸一寸检查过去，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现。

她刚松了口气准备离开，突然间，那股臭味又出现了！

味道浓烈之极，臭味的来源好像就在她鼻子下面，何小桐胃里忍不住反酸，吐了。

接下来的一周，每次想到或者闻到那个味道，她都会条件反射地呕吐，直到吐不出任何东西为止。

不仅如此，那天之后她每天晚上开始做噩梦。

梦里她举着一个大铁锤不住地往前砸，前面赫然是一面贴满青色瓷砖的墙，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墙面青砖破裂，裂成一个巨大的黑洞，但一转身，墙面又恢复了，一直循环往复。

哪怕睡前吃了安眠药，她也依然会梦到这个场景，在梦里把墙砸了一次又一次。

「那面墙和卫生间的墙，一模一样。」

何小桐抬头看了我一眼，两行眼泪刷就流了下来。我把纸巾递给她，她一边擦一边哭，表情惊惶不已。

怪不得她眼窝凹陷，声音喑哑，举止疯狂。反复的呕吐会损伤声带，失眠和噩梦会让人神志不清，看来这段时间她真是被吓得不轻。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能是你太在意这件事了，影响了你的潜意识才一直做梦，根本没有什么脏东西。你想啊如果这房子真有问题，中介怎么敢租给我们呢，我们要是出了事，他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放柔声音安慰她：「下次再有这种事，你早点告诉我，别自己一个人扛着。」

何小桐听完一愣，哭得更大声了，她冲上来抱住我，我感觉到我怀里湿了一片，都是她的泪。

「好了没事了，我明天跟中介说一声，把墙补上。」我轻轻拍打着她的背，能让她好受些。

「墙里真的有脏东西！砸开看看就知道了，我没骗你.....」何小桐声音里带着一丝乞求。

「我明天去白云观帮你上柱香，再去道长那儿给你求个符，保你邪祟不侵。这墙就算要砸，也先跟中介商量商量，好不好？」

她现在情绪太激动，我得顺着她说，否则不知道还要跟她耗多久。

「嗯。」何小桐点点头，收了哭声，情绪渐渐安静下来。

窗外夕阳暗了下去，屋里都是沉香淡淡的木香味。

何小桐似乎在我怀里睡着了，我把她轻轻放倒在床上，盖好被子关上灯，准备离开。

我刚打开卧室的门，就听见何小桐的声音从背后的床上幽幽传来，

「阿磊，今天能不能别走.....陪陪我。」

「睡吧，别想那么多。」我关上门。

03

我默默收拾了客厅里的瓷砖碎片，转身去厨房捣鼓今晚涮火锅的食材，又煮了碗燕麦粥。

把粥端给何小桐，看着她勉强吃了两口，又沉沉睡去，我才终于松了口气。

粥里我加了几颗安眠药。

我也实在是没辙，只希望她明天一觉醒来恢复点理智，再跟她好好商量一下解决办法，毕竟今天和女朋友涮火锅才是头等大事。

我和女朋友王晴平时工作都很忙，我是个商务，工作时间稍微灵活一些；王晴是个产品经理，每天基本都加班到 10 点，今天她好不容易答应我准点下班，我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涮火锅的时候，我把下午的情况跟王晴说了，当然在何小桐卧室里发生的事我没讲。

「你说她说的会不会是真的？墙里真的有东西？」王晴在锅里涮着肥牛，表情若有所思，「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叫《黑暗面》，讲的是女主发现家里经常出现奇怪现象，后来发现是有人困在密室里，用这种方法向她求救。」

王晴是恐怖片十级爱好者，喜欢打卡豆瓣惊悚电影片单，看过的电影不下五百部，她说就打开电视把那部电影放了出来。

果然惊悚片都爱在卫生间搞事，电影里女主发现家里的异常也是在卫生间泡澡的时候。

「那也不能砸墙啊，有事找中介，房子是房东的，要我们赔钱咋办？」我夹起一块老豆腐蘸了麻酱放进嘴里，豆腐里的汤汁烫嘴，差点把我送走。

我和王晴都有了在北京买房的资格，正在攒婚房的首付，攒够300万就买房结婚，所以我们现在的原则是：能不花钱就不花钱，降低消费买刚需。

这也是我为什么对何小桐砸墙如此在意的原因——但凡处理不好，我们可能就得搬家，我舍不得现在租的这间主卧。

屋子的条件太好了，有独立卫浴和阳台，面积大地段好，可以步行上班，商区多人流大特别热闹，关键租金非常便宜，因为房东想卖一直挂着牌，所以比周围同样条件的房子便宜了近1000块。我们俩看完房，当场就定了下来，简直捡了个大便宜。

「渣男！」

突然一声谩骂在耳边响起。

我心里咯噔一下，瞟了眼王晴。她嚼着娃娃菜正看得起劲，电视上画面正放到密室里被困的前女友通过房间的单向镜，看到男女主在卧室里为爱鼓掌。

原来是在骂电影啊，我暗自松了口气。

「我想起这房子租金那么便宜，说不定是凶宅啊。」王晴涮了个毛肚，又转头去看电影，顺口一说。

「不可能，如果这是凶宅，怎么会两三年都卖不出去？」我灌了口北冰洋，不置可否。

「那不一定，有些凶宅是带煞的，必须除完煞才能出手，不然会出人命。」

因为喜欢恐怖片，王晴平时也会看点灵异小说，最爱看的两本是《凶宅笔记》和《民俗局异闻录》，这两本书到现在还放在窗边书架上，所以她说起这些东西来头头是道。

但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完全不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

04

饱暖思淫欲，吃完饭趁着今天月色好，我抱着王晴滚上了床。

我俩下班时间总不挨着，她加班回来太累经常没什么性致，导致我俩那方面频率不高，我今晚可算逮着机会可以跟她好好温存一番。

一场情事下来，水光迷离，宾主尽欢，我不可谓不用功，王晴泪眼朦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末了，我抱着王晴沉沉睡去。

半夜感觉怀里突然凉了，我在被窝里摸来摸去，摸遍了也没摸到那具熟悉的酮体。

一股寒气窜上我的背脊，我打了个激灵，按开床头灯，发现阳台的推拉门不知为何被打开了。

我走到门边，王晴背对着我站在阳台上，她穿了一条明黄色的长裙，鱼尾边的裙摆在夜风中摆荡，这画面明明很美，但我却觉得分外怪异。

王晴平时睡觉很香，基本雷打不动，我偶尔打鼾她也完全没感觉，怎么会半夜醒来站这儿吹风呢？

而且.....王晴根本不可能穿这条裙子。

「小晴.....你不睡觉站这干什么？」我伸手去拉她的手。

王晴转过来头来看我。我定睛看去，吓得我差点叫出来。

那张脸画着浓妆，嘴角一颗鲜红的美人痣，这哪里是王晴的脸？

这分明是何小桐的脸！

何小桐弯起嘴角冲我诡异一笑，举起藏在身前的扳手，朝我脸上狠狠砸来！

要死！！！！

05

我尖叫着醒来，发现自己全身都躺得僵硬了，王晴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我的怀抱，夹着被子躺在我身边，睡得很熟。

原来是梦啊.....幸好，幸好。

我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时间显示现在是凌晨 3 点，背心短裤早就被冷汗浸湿，我起床快速洗了个澡。

洗完澡我想起白天何小桐的话，特意地闻了闻卫生间里的味道，把屋子方方面面都检查了一遍。

主卧的卫生间一切正常，完全没问题。

我松了口气，穿好衣服，去阳台点了根烟。

凌晨 3 点，望京的街道依然热闹不已，我靠在栏杆上心里反复琢磨着今天发生的一切。

邪门，真 TM 邪门！

虽然我不信鬼神之说，但这件事确实处处透露着诡异。

如果这房子是凶宅，房东肯定不敢隐瞒，而中介公司最多直接以低价卖出，往外合租的隐患太大了，中介不会冒这个险。

其次，就算真有脏东西，周姐在这房子里住了两年，何小桐才刚搬来两个月，它为什么不找周姐，非得找上何小桐？

06

思来想去，结果一夜无眠，王晴早早起床去上班，临走前还给我留下奖励的一吻。

上午 10 点半，我敲开了周姐的门。

周姐像是刚睡醒，黑色的蕾丝睡裙皱巴巴的，她一边扎头发，一边眯眼看我。

「周姐早啊，有点事想问问你。」我礼貌地笑笑，递上刚买的豆浆和煎饼：「还没吃呢吧，给你带了早饭。」

「有事说事。」周姐瞄了一眼我手里的袋子，没有接。

「就卫生间的事。昨天何小桐不是把墙砸了么，她说卫生间有臭味，但具体什么味道她也说不上来，我就想问问您闻到过没有，到底是哪种臭味？我们也好跟中介反映，让他找人来修。」

「你倒挺关心她。」周姐打了个哈欠，「我没闻到过什么味道，墙让她赶紧找人来补吧，我就不告诉中介了。」

话音未落就关上门，把我撂在门口。

关门的瞬间我闻到了一股奇特的烟灰味，但要说具体是什么，我又说不上来，仅仅是觉得有几分熟悉。

我扔掉手里的食品袋，皱起了眉头。

周姐跟何小桐说的完全不一样，到底谁在说谎？

我正想着，微信响了，我摸出手机一看，是我苦苦等了大半天的好消息。

「你那栋楼我查过了，千禧年建的，20 年来没发生过任何事故，不是凶宅。」

发消息的人是我前同事，他是北京土著，离职后干起了买卖二手房的营生，专卖老破小，能拿到的小道消息比普通的中介公司多得多。

我担心房东故意隐瞒凶宅的事没告诉中介，所以拜托他帮我打听了一下，得知不是凶宅，我大大松了口气。北漂多年，我早知道不能什么人都信，多留个心眼总没错。

我向他道了谢，约他过几天出来吃饭。

他倒也没放在心上，只是叮嘱我如果想低价买凶宅，一定要拆了原屋硬装软装自己重新装一遍，最好连墙也重新刷一遍。

我回了句好，顺便问了一下现在的凶宅市场。

他告诉我北京的凶宅只能用供不应求四个字来形容，凶宅买卖也并不像小说里写的那么邪乎，无非就是晦气了点，装修的时候多注意下风水布局就行，别的跟买普通二手房没区别。

上周成交了一个 100 平的三环老房，有过 5 任屋主，5 任都是在家里自杀死的，现在开价全款 60 万，大把的人挤破头要买不惜加价 100 万，朋友圈都传疯了。

他说完给我发了个链接，我点开看是个买房论坛，里面全是买凶宅的讨论贴，还有人每天发自己住凶宅的 vlog，已经连续打卡 800 天了，生活美滋滋，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住凶宅.....似乎也没有小说里写的那么可怕嘛.....

我被自己突如其来的念头吓了一跳，出门走去附近的一个商场。

等我到达商场里的一家云南餐厅的时候，小梁已经等在店里了。

07

小梁正是我租房的中介，现在住的这间屋子当时就是他带我看的。

他是云南人，年纪不大但人很热心，办理租房合同的时候我忘记带身份证复印件，他二话不说用门店里的打印机帮我复印好了。

我和王晴搬进来之后，他带着师傅来检修了好几次公共设施，平时带租客来看房也会提前通知我们收好贵重物品，总之是个细心的大男孩。

我俩打完招呼，一人点了一碗过桥米线，我又加了几个硬菜，小梁一直说着不用了，极力想阻止我，被我拦了回去。

他不好意思地摸着后脑勺，一个劲地说让我破费了。

席间我们聊了聊股票和基金，吃得差不多了，我观察了一下他的神情，直接开门见山：「小梁啊，乔哥今天请你吃饭，是有事想问问你。」

小梁听后赶紧放下筷子，擦了擦嘴：「乔哥您说。」

「咱哥俩就别见外了，就是想跟你打听打听.....我现在租的这房，房东不是一直想卖嘛，哥想知道这套房子现在市价多少？」

「我帮您问问。」小梁拿着手机发了几条微信，对方马上就回复了。

「这套房子是普通住宅，总面积 90 平，满五不唯一，房东的报价是 500 万，交给我们去谈的话，应该能谈到 460-480 万之间。」

「我记得望京的房子最少也要 7、8 万一平，这么好的地铁房均价才 5 万多，这不合理吧？我记得你说过房子挂了两三年都没卖出去，这房子.....会不会有问题啊？」我假装惊诧，继续套他的话。

小梁急了，拍着桌子跟我保证这房绝对没问题，房东不卖是因为不缺钱而且对房子有感情了，又很挑人，买家不合他眼缘他坚决不肯卖，还跟我说周姐去年就看上了这套房，跟房东也聊过了，可能过两年攒够首付就买下来。

「300 万的首付她说掏就掏？我看她一个人住小次卧，平时也不上班，她哪里来的钱？」

「乔哥您不知道吧，周姐在 KTV 上班，包.....包房的那种，她想赚钱还是很容易的。」小梁说着说着就红了脸。

我想逗逗他，故意浮夸地说：「哦——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你看过啊？」

「没、没有！是我们店长，他去唱歌的时候看到了，他告诉我的。」小梁眼神飘忽。

周姐的职业我之前也有过猜测。

她和何小桐的房间仅一墙之隔，何小桐告诉我，周姐经常凌晨一两点带男人回家，她观察好几次了，每次都是不同的男人。

既然她是干包房的，那半夜去她房间的那些男人是什么身份，自然不言而喻。

「哥，你也想买这套房？」小梁看我陷入沉思，试探着问我。

「最近在考虑，我和我女朋友快结婚了，一直租房住也不是个事儿。」我笑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这套房既然周姐喜欢，那我也不好跟她抢，总得有个先来后到。」

「哥，你平时看着挺聪明一人，这么大的事怎么犯糊涂呢。她喜欢归她喜欢，一没签合同，二没付定金，这房子现在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您要喜欢就赶紧下手吧。别的我不敢说，这绝对是望京性价比最高的一套房，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小梁这番话意外地说到了我的心坎里。

这间房子我和王晴搬进来三个月，居住体验非常好。北漂多年，搬家无数次，能遇上一套好房子不容易。王晴之前也说过，这要真是我们自己的家就好了。

如今买房需要的 300 万首付刚好够，我和王晴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还房贷绰绰有余，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

如果不是昨天那件事的话.....说不定我真的会考虑把它买下来。

我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感到几分惋惜，甚至埋怨起何小桐来，如果不是她神神叨叨的，我马上就能在北京有房了。

我和小梁道了别，起身去结账，顺便开了张发票。

08

下午到公司贴发票报销差点把报销金额填错，和客户聊天我也有些心不在焉的，心里一直想着这事。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小梁说的应该都是真的。

这套房子不是凶宅，而且周姐想买这套房子，她已经在做准备了。

可是这样事情说不通啊，何小桐砸墙的时候她为什么不拦着？这毕竟是她即将购入的房产，她怎么可能任凭别人破坏自己的房而不加以阻拦呢？

而且如果墙里真的有东西，最应该紧张的人难道不是她吗？可她偏偏看上去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就差在旁边煽风点火，让何小桐把家拆了。

太奇怪了，她这么做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

如果她的目的是想尽快买房呢？！

用卫生间的人只有她跟何小桐，现在何小桐精神不稳定，只要她咬死说自己什么事都没有，就可以坐实何小桐搬来后被邪崇缠身的假相，再以房子是凶宅为由，逼迫房东降价！

她的目的就是为了低价买房！！

我甚至怀疑，那股臭味说不定就是她自己搞的鬼！何小桐在这种长期影响下做噩梦，才导致精神错乱！

四散的线索突然在脑子里连了起来，虽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要想求证非常简单——就是把那面墙砸开看个究竟。

如果真有事，我们三人立马搬出去，让她一个人守着凶宅；如果没事，那多半就是她在搞鬼，我就先下手为强，直接抢在她前面把这套房拿下！

想清楚这些我就专心忙起了工作，但不知怎的我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似乎好像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环节我没有想清楚.....

处理完堆积了两天的工作，下班已经快 10 点了，我想起昨天对何小桐的承诺，在路边的礼品店里买了个日本的御守准备带回家送给她。

没想到刚打开门，眼前的一幕让我傻了眼。

何小桐红着眼睛跪在地上，衣衫凌乱，半边脸肿起，而在她身边，王晴沉着脸盯着她，手里死死地捏着一张纸。

听见我回来，王晴抬头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也是红的，没等我开口，她把手里的纸捏成一个纸团，砸到我身上。

「乔磊，看看你干的好事！」

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一脸懵逼地捡起那个纸团展开，是一份友好医院的 B 超报告单。

报告显示孕妇怀孕约 6 周，姓名一栏上写着，何小桐。

我脑子里「嗡」地一声，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我看着地上的何小桐，不敢相信。

「你、你怀孕了？」

何小桐抬头看着我，一直强忍着的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她声音哽咽地「嗯」了一声，点了点头。看着她的表情，那句「孩子是我的？」被我咽回了肚子里。

旁边的王晴冷哼了一声。

我过去把何小桐扶起来，她还穿着昨天那身睡裙，在地板上蹭了很多灰尘，洁白的裙子早变得灰扑扑的，身上也全是污渍。

「先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吧，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

她现在的样子实在太凄惨，我也不想把场面搞得如此难堪，何小桐听后却紧紧抓着我的手，流着泪冲我猛地摇头，眼神里满是惊恐和乞求。

我差点忘了她现在害怕去卫生间。

我咬咬牙，顶着王晴杀人似的目光，把何小桐扶到房间门口，请周姐陪她去洗澡。周姐一直倚在门边看戏，瞧见何小桐这幅模样也面露不忍，去她房间拿了件干净衣服，牵着她去了卫生间。

客厅里只剩我和王晴，空气一时间安静得可怕。

看样子在我回来之前，两人已经激烈地吵过一架了，王晴现在不吵也不闹，只是冷眼盯着我，用无声的目光把我凌迟处死。

「我对不起你。」我不敢看她，低下头。

王晴冷哼一声，咬牙切齿地问：「你们怎么开始的？」

10

我和何小桐的缘分，始于一条裙子。

我记得时间应该是4月底，我头天晚上和一个大老板谈生意，喝酒唱歌泡澡一条龙搞了个通宵，第二天在家补觉，睡到午饭后醒来饿得不行，听见有人敲我的房门。

打开门，何小桐站在门口冲我温柔地笑，问我有没有看到一个快递，是条明黄色的鱼尾裙。

我在地板上找了找，确实找到了一个没拆封的快递，上面写着尺码：明黄色 M，收件人：皮卡丘。

「家里没人快递都直接放门口，可能是我女朋友拿错了，不好意思。」我把快递拿给她。

「我刚搬过来，还不知道怎么收快递，谢谢啦。」她道了声谢就离开了。

我躺回床上，打开 APP 开始点外卖，刚刷了两页，门口又响起敲门声。

何小桐一脸尴尬地看着我，说她刚刚试穿裙子，头发被后面的拉链卡住了，周姐不在家，只好向我求助。

我觉得好笑，帮她把头发扯出来，又帮她拉上拉链。

「那个.....能不能请你再帮我个忙？」

何小桐有些害羞地开口，两颊染上了不明原因的红晕，她指了指自己的屁股：「能不能帮我拍几张照片？」

我才知道何小桐是一个时尚公号的编辑，这条裙子本来是给公号写好物测评的样衣，但是因为鱼尾裙摆在背后，她自己拍不到，所以求我帮忙。

我大学的专业就是广告营销，专门学过摄影，随手帮个小忙也没什么。谁知何小桐意外地敬业，换了不同的场景、角度、pose、表情，裙子的每个细节都要拍一遍，从下午拍到晚上，

我一个大男人都累了，她依然兴致高昂，最后她提出请我吃晚餐表达谢意。

一顿饭吃得很开心，我们聊了很多。

何小桐是云南人，长相漂亮大方，身材凹凸有致又有气质。

她喜欢旅游，去过很多国家，还考了潜水证，每年夏天都会去冲绳深潜。我看了她在海里录的视频，棕栗色的柔顺长发在海水里散开，线条修长大腿紧实，像一条深海里的美人鱼。

当天晚上，我们滚到了一起，后来也断断续续地在联系。

11

「跟她相比，你觉得我不解风情是吗？」

听完这些王晴红了眼睛，她忍着泪水，但语气里满是不甘和怨恨。

「你别这么想。」

「你跟她上过几次床？」

「你别问了。」

「到底几次？！」

「没几次，我.....我记不清了。」

「你爱她吗？」

我没法回答，沉默良久，最后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

「啪」，王晴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瞬间我半边脸就麻了。

她迅速地收拾了自己的贴身衣物和生活用品，再没看我一眼。

「乔磊，你永远只爱你自己。」

「我们分手吧。」

说完，王晴摔门而去。

我脸上火辣辣地疼，心里也火辣辣地疼。

我和王晴在一起六年，在我心里她是个很称职的女朋友，我真的很喜欢她，如果我不喜欢她根本不会想跟她结婚。

但王晴是个烈性子，她说出的话不会收回，做出的决定也绝不会更改。

六年的感情付之一炬，说不痛心是假的，但是人总要往前看。

现在何小桐怀了我的孩子，我不能放着她不管，而且我确实真心实意地爱上了她。

我知道在小桐心里我犹犹豫豫优柔寡断不是个好男人，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此刻唯一的愿望就是想用尽办法来弥补这一切。

卫生间的水声停了，我把那张 B 超报告单一点点展开，拿着它进了何小桐的房间。

何小桐湿着头发缩在被窝，这样下去很容易感冒，我把她从被窝里拎出来给她吹头发。她美人鱼般棕栗色的长发失去了往日光泽，我叹了口气，一边吹一边用梳子帮她梳头。

「孩子你想留下吗？」我试探性地开口问。

何小桐轻轻点了点头。

「那就留着。」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也不是很意外。

屋子里很安静，只开了一盏暖黄色的床头灯，我一点点把何小桐的头发吹干，一缕缕梳理着她的发梢，心里不知怎的突然涌起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暖意，恍然间有家的感觉。

我从背后抱住何小桐，说了一句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话。

「小桐，我们结婚吧。」

12

我向小桐求了婚，她喜极而泣，立马答应嫁给我。

得知我想买房，她二话不说掏出一张建行卡，说里面有她工作多年攒下来的 20 万，她愿意跟我一起付首付还房贷，甚至不求我在房本上写她的名字。

我算了算自己的存款、公积金又跟家里要了点钱，几个亲戚东凑西凑，只凑够了 300 万。

虽然只有 300 万，但已经足够了，我有办法把这套房的价格砍掉近一半，从 500 万压到 300 万！

我把小梁叫来，当着他的面，何小桐把那面墙砸了，露出墙后面藏着排水管的空間，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立马涌了出来。

泥墙和排水管之间塞满了几个不明物体，我拿晾衣杆把它们戳出来，发现是几个被包得严严实实的黑色塑料袋，最外面的一层塑料已经有些破了。

我用晾衣杆扒拉了几下，袋子敞开，臭味越发浓烈，露出了里面的东西。我看了两秒钟，反应过来那是什么的时候，我一把扔掉了晾衣杆，拉着和小桐和小梁就往后退。

我发誓，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令人头皮发麻的情形！

早上吃的豆浆油条在我的胃里翻腾，我忍不住吐了出来。

黑色塑料袋里包裹着被泡烂的各种动物的尸体，从半腐烂的头部来看，应该有鸡鸭还有鱼，都混在一起难以分辨。

小桐吓得直接扑到我怀里哭了，一直在旁边录视频的小梁也忍不住干呕。

现在有视频有人证，还有小桐之前陆陆续续跟我说怀疑房子有问题的聊天记录，房子被坐实有安全问题，房东也无话可说。

我给小梁塞了笔钱，让他瞒着凶宅的事别往外说，市面上没人知道望京多了套凶宅。

小梁也很给力，收了钱以后非常卖力地帮我劝说房东，说这套房子一口价 250 万，我可以全款买。房东人在国外，不了解真实情况，只听说房子里出了事没人敢买，于是还价到 300 万，必须当场付清。

正合我意！

在小桐和小梁的配合下，我拿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

小桐给我的钱我都还留着，没用来付首付，我一直记着前同事的话，买凶宅必须重新装修，所以打算用这笔钱把房屋重装一遍。

因为要重装，房子不再适合出租，中介公司给周姐陪了一笔补偿金，给她介绍了新的房源。

周姐走的时候也没拿多少东西，就一个行李箱，临走她还阴阳怪气地夸了我一句「聪明」。

我当然聪明，你能借凶宅之由压价，我又为什么不能呢？

小梁说得对，买房就是先来后到，我一秒都不能犹豫。

13

半个月后房本下来了，小桐有工作需要出差一段时间，我们打算等她回来以后就去见家长，然后领证。

眼看人生中的两件大事马上就要同时完成，我别提多高兴了，连工作也卖力起来。

北漂这么多年我终于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家了，人逢喜事精神爽，以后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卫生间的墙中介已经找人补好了，还换了新的瓷砖，完全看得出来曾经破损的痕迹。

我联系找了一个装修队重装房间，顺便改一下房子的布局，毕竟它平白无故人为地被扣了一顶「凶宅」的帽子，最好还是改改风水。

6月底北京已经进入了汛期，傍晚狂风呼啸眼看要下暴雨，我挨个去房间里关窗户，卫生间的灯突然一闪一闪毫无征兆地就灭了，可能是灯泡使用太久被烧坏了。

我打着手电筒想换一个灯泡，突然闻到了一股腥臭味，熏得我差点又吐出来！

难道是上次从菜市场找来的家禽尸体没清理干净？

不可能啊！我亲眼看着水泥工清理干净把墙封上的，肯定没问题啊，那这股臭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突然想起之前小桐说过，洗澡中途突然问到臭味的事.....这卫生间不会真有问题吧？

几个念头反复之间，我后背就已经渗出了一层冷汗。

房已经是我的房了，管它是哪路牛鬼蛇神，敢在老子家里作乱就都得被老子除掉！

我咬了咬牙，心下涌起一股子狠劲，去厨房找来一副橡胶手套戴上，又横起一把菜刀，一寸一寸把卫生间摸了个遍，但仍然一无所获。

奇了怪了，难道味觉也能出现幻觉？

我蹲了半天有些腰痛，扶腰站起来向后拉伸了一下背肌，随意瞟了一眼天花板，这一眼我的眼睛就再也离不开了。

天花板有问题！

为了防水，卫生间的天花板做了一层吊顶，其实和真正的墙面之间应该有一层夹层，这就是一直存在于我们头顶上方的隐藏空间。

如果要在房间里藏一样东西，最方便的地方一定是天花板！

我观察摸索了几分钟，终于在顶灯附近发现了一条过宽的缝隙。我把刀从缝隙里伸进去，转了个方向往外一撬，吊顶掉下一块瓷砖大小的建材，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掉了下来，被一根红绳悬在半空。

卧槽！！！！

我只看了那东西一眼，就吓得落荒而逃，连一秒钟都不到，我用最快的速度冲出卫生间然后死死地关上了门！

我不需要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我只看了一眼它的轮廓就完全明白了，那绝对是个邪物！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就是经常在各种都市传说和灵异故事里出现过的古曼童。

我就说这房子为什么这么便宜.....

原来是房东在这屋子里养着只小鬼呢！！

14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顶着瓢泼的大雨，直接往中介公司的门店跑去，我租房和买房都是在这里办理的，跟小区就隔了半条街我早已轻车熟路。

「小梁呢，小梁在吗？」我推开门冲进去门店。

一个小中介被我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说：「梁哥.....梁哥辞职了，上周就走了。」

「我操！」我一把将他薅起来，指着办公桌上的座机对他破口大骂，「去你妈的黑中介，你马上给他打电话！」

电话打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提示是空号。

「我买的那套房子，4 栋 1805 室，你给原来的房东打电话！」

小梁肯定是跑路了，之前买房都是他在负责联系房东，我才想起来我根本没有房东的联系方式。

电话响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骗子！都是骗子！

我知道我完蛋了，这一切都是骗局，我是那个被人骗得团团转还自作聪明的傻子！

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的第一个念头，是幸好我没用小桐的钱，否则她也要像我一样倾家荡产了。

小桐.....对了，我还有小桐！

我从兜里掏出手机，给小桐发微信消息让她赶紧回来，消息发出去，界面显示对方不是我的微信好友！

她，她把我拉黑了！

我继续给她打电话，结果电话也被她拉黑了！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上个月还围绕在我身边的人，一会功夫就全部都消失了？

「哥，你别急，喝杯水擦擦脸吧。」可能是看我情绪平复了一点，小中介给我倒了杯温水。

他拿了包抽纸让我擦身上的水，还一边宽慰我：「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麻烦，但是万事总有办法，着急解决不了问题啊。」

我摇了摇头，坐在椅子上不说话。

「你要找房东是吧，我记得这个房东一直在国外，很多事情我们都是直接跟她女儿沟通的。我们应该有她女儿的联系方式，我帮你找找。」

说着小中介就打开电脑帮我找了起来，过了两分钟，电脑后面传出了他惊喜的声音：「找到了，房东的女儿姓周，人就在北京。」

我还没来得及高兴，门店的店长拎着个盒饭回来，看了眼电脑屏幕，说出了一个令我更加崩溃的消息：「周天莉啊，那不就是周姐么，她之前一直住在 1805，不是刚搬走么。」

「你说她也是，好好的房子攥在手里不住非得卖，卖就算了还挑买家！这几年想买这套房的人没有一百也有几十，每次带人去看房她都说不满意不肯卖，磨叽死了，现在可算是卖出去咯.....」

说完，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问我：「我记得你，周姐的房子就是你买的吧？在我们店里签的合同。」

我被这个消息震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周姐不是租客，她才是房东。

她说要买这套房是骗人的，她和小梁串通好了用低价诱惑我心动，小梁甚至配合我做假凶宅，就是为了把这套真凶宅卖给我？

可我还是想不明白，她这么处心积虑地骗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何小桐接近我，又是为了什么？

我想起了那份 B 超报告单，好在当时我把它拍照保留了下来，我打开图片放大，报告单的署名医师是赵则田。

我立马关注了友好医院的微信公号，从小程序进去预约妇产科，根本没找到一位叫赵则田的医生！

我又打电话跟医院确认，证实了这份报告单确实是假的。

甚至，甚至连给我的银行卡也是假的，里面没有一分钱！

原来，连何小桐也在骗我.....

她假装怀孕就是为了气走王晴，让我在冲动之下来做出错误的决定.....

15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如果一个人连续遭受多次毁灭性的打击，他的承受力阈值会显著性地提高，除非遭受比之前更大的刺激，他不会再对外界的事物做出任何反应。

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我已经忘了我应该尽快处理接下来的事，尽量挽回些损失；我也忘了我如今早已倾家荡产众叛亲离，我的内心一片宁静，再没有任何波澜。

我回到家，在卧室的卫生间里洗了个热水澡，换了身干爽的衣服。

我躺在床上，直直地看着天花板，大脑一片空白。

我做这一切的时候，卫生间的门依然死死地紧闭着，我仿佛能听见耳边传来孩童的调笑声。

一声一声，敲进我心里.....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似乎刚到北京，留着寸头，在酒吧里和同事喝酒摇色子。

舞池里破旧的音响放着《红尘客栈》，我非要搂着姑娘跳舞，姑娘反手给了我一巴掌，然后牵着我去了吧台后面的卫生间。

我嗅着她的肩颈，她身上有股松木燃烧后的烟灰味，她不停地喘，腿上没有半点力道，我们一前一后，把躁动的荷尔蒙都耗尽，最后她伏在我的肩头，娇软地跟我说，她的名字叫阿莉。

我会永远记得你的名字。

你骗人。

我永远不会骗你。

那万一你骗了我怎么办？

那就让老天罚我倾家荡产，孤寡一生。

一言为定。

.....

阿莉.....阿莉.....周天莉就是阿莉。

怪不得我会觉得她房间里有股熟悉的烟灰味，原来她一早就认出了我.....

我打开门去了周天莉的房间，很轻易地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牛皮纸袋。

袋子里有多份老旧泛黄的文件，一份 2012 年的孕检单、孕期每月的 B 超报告单、男婴的出生证明、病历本、死亡证明.....最后一份，是火化委托书。

男婴是 O 型血，和我的血型一样。

我突然想起王晴看小说的时候跟我说过，古曼童最开始是用故去孩童的骨灰制作而成，目的是为了纪念逝去的亲人。

我一直想不通周天莉设计这么大的一个骗局究竟是为了什么，到现在我才明白，这是一个女人的复仇。

她利用小梁，利用何小桐，甚至利用跟我最亲近的王晴，只为了引出我心中的贪欲，让我甘愿跳入她的圈套。

她精心布局，把最后的杀招放在最明显的地方，等待着给我致命一击！

16

两天后，我收到了一个陌生来电，是周天莉。

她约我到望京的一家猫咖喝咖啡。

那天阳光很好，她穿着牛油果色的连衣裙，带着墨镜，看到我来还笑着冲我招手。跟我的失魂落魄相比，她简直美艳不可方物。

我点了一杯焦糖玛奇朵，焦糖很香，但我没什么心情喝。她一直在撸猫，从英短撸到暹罗，爱不释手。

「你找我干什么？」我艰难地开口，为了保持清醒我抽了太多的烟，声音像恶鬼一样喑哑。

「我来提醒乔先生，乔先生当初买房用了卑劣的作假手段，恶意压低房价，已经构成诈骗罪。这套房原本市价是 800 万，你还欠着我 500 万呢。」周天莉冲我笑。

「这一切都是你的骗局！」如果不是咖啡厅里人太多，我就要站起来掀桌了。

「就算我做了假，你不也养了小鬼吗？签合同之前，卖家没有告知买家隐情，你也是违约，我完全可以告你！」

周天莉嘲讽地笑了笑，点开一个手机截图放在我面前：「谁告诉你那个东西是古曼童的？」

截图上面是一个木雕定制厂家的淘宝页面。

「那个东西是木雕？古曼童是假的？！」我的理智快崩溃了。

「对呀，而且谁知道这个木雕，是不是之前哪位租客留下的恶作剧呢？」

「.....」

「乔磊，你现在一分钱都没有，欠了一屁股债，你拿什么跟我打官司？」

周天莉拿出一份文件递到我面前。

「只要你签了这份合同，我们两不相欠，我可以不追究起诉。」

我看了一眼，文件抬头写着「房屋赠与协议」，赠与人：乔磊，受赠人：周天莉。

事已至此，我没得选。

「我想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何小桐她.....是你安排的吗？」

「当然。」

「她有没有爱过我？」

「当然。」

我认命般地叹了口气，颤抖着签下自己的名字。

周天莉满意地看了看我的签名，又掏出一个喜帖放在桌上，封面上写着她和小梁的名字。

「我下个月结婚，有空来玩。对了，300 万就当是你的随礼了。」

说完周天莉站起来理了理裙子准备离开，她走了几步，又折返回来冲我明媚一笑，

「你猜我刚才说的话，有没有骗你？」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